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十四日印行

中國青年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第三十五期

帝國主義與中國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實況……楚女
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代英
中國底現況……但一
革命中學生應持的態度……楚女

有幾位熱心於國民革命之宣傳的同學，向我們要求出一特號——把中國現在所受的帝國主義與封建武人們壓迫掠奪之實況，敘出來；以供暑假中對於國民去說明那「革命之必要」時的參考。——所以我們出了這個特號。 編者

每冊大洋二分全年連郵一元一角六分半年連郵六角三分

編輯者 中國青年社

代售處 上海小北門外民國路上海書店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實況

楚女

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所行的侵略，可從三方面觀察：一，政治上；二，經濟上；三，文化上。

在政治上，他們是利用他們底優勢的國力，以為種種或明或暗的「不友誼」行動。此中方法，很多：（甲）嗾使武人互相屠戮，以促中國之分裂。他們永遠伺隙於武人之旁，一有機會，便嗾使其互相殺伐。有時同國家且可以暗助兩個交戰勢力——日本就每每如此。最近，據申報所得京電，某公使且對人言：『列強不贊成二五關稅之實施，並非為各國商人利益，乃為中國各省疆吏。因加稅則須裁厘，各省現所截留之款，勢必一概取銷，而賦稅必全集於中央，於是各省軍費必不能更如今日得到活動』——這把他們對於中國所行的分裂運動不曾活畫出來了。（乙）勾結官僚賣國，把中國所有重要財源盡行攫入他們手中，以便乘勢達到共管。從前的善後借款，參戰借款，一直到最近的金佛郎案，和前日端午節華比代借之二百四十萬鎊，無一不是如此。現在中國所欠外債，統共已達二十萬萬元。關稅，鹽稅，路礦產業及其收入以至什麼東西都已抵押罄盡——以致此二十萬萬元之外債中，倘有無抵押者二萬二千萬元。債務既已積重如此，則他們無論何時，都可藉口於他們底債權之保全而實行共管我們底財政。（丙）私售軍火接濟軍匪，益增中國擾亂之局，使之多出臨城劫案一類之事，他們更可執為理由以相凌奪。已往者不說，只說今年三月那次私售與直系軍閥的存放天津之意國槍械，便是四千二百萬元。上月中旬又傳捷克斯拉夫將運價

值二百萬鎊英金之法械來華。關於此事，字林報且說出各國私售軍火之機關已有三處，一在日本，一在北美，一在歐洲——均係大規模而組織良好者。（丁）藉口於條約束縛中國國家之自由。例如去年中國欲禁止棉花出口以保護本國紡織業，他們則硬不承認，終久逼到我們取銷禁令。紙烟表本爲任何國家應當重征之奢侈稅，他們也是硬抗。商標法他們也以不合條約而不承認。（戊）濫用治外法權。他們底使館界可以袒護帝制罪魁，復辟領袖；他們底兵營可以爲安福禍首逍遙法外之地——留得此等搗亂叛逆之徒，不愁中國不鬧得國亡種滅。至於租界上販賣鴉片，軍火，嗎啡等類底違禁品，那更是尤其方便了。上海會審公廨，硬把持着抗不移交——即允許交還民事一部分之審判權，還要以擴充租界爲交換條件。這是爲什麼？無非因爲租界便於他們作種種不利於中國的行動；而刑事審判上可以多多的隨便再打死些樂志華，逼死些田仲香、賈邦敏罷了！（己）硬以軍威迫脅，使我們不得不望風迎降。從前英法在外交上動不動以兵戎相見，及二十一條時的哀的美敦，和去年爲粵海關事外艦集中廣東，我們現在大概都還記得吧？現在美國是又特別爲我們添造了六艘所謂「駐華」砲艦了；列強已有提議要公同組織三大艦隊，來分駐中國南北洋面了；英國是已老老實實遣兵西藏，直要由敍永而下長江，逼得陳遐齡棄官遠逃，唐繼堯星使奔滬了！

在經濟上，則其侵略的步驟，約爲三期：第一期是把他們底貨物硬賣與我們，以漸開闢他們底市場；第二期是把我們底原料買去，製成熟貨又來賣給我們，以博倍蓰之利；第三期則移植其資本於中國內地，利用低賤的原料與人工，以榨取更大的剩餘價值。現在，他們

是正在第三期之始了。現在滿洲一帶的豆油業，長江一帶的紡織業，東北部的採林業，江浙的絲業，以及採鑛，造船，製造日用品如火柴，洋碱等業，均已有外國人的工廠一天一天加多。世界新聞社曾有一條通訊，把這種趨勢更顯得明白—該社四月十六日東京消息云：

『日本糖業中人，鑒於該國各紗廠將工廠移建於中國，利用中國廉價之原料與人工，獲利非淺，亦擬倣照進行。東京明治製糖會社，以日金三千七百四十五萬元，在上海楊樹浦設立明華煉糖廠。又日本駐烟台領事，亦以同樣理由勸告日本火柴製造家在中國設廠製造』。

然而他們目前所用以爲工商業上侵略的最大工具，倘未全靠這資本的移植——他們還是以利用我們這在全世界獨立國中所絕無的「協定關稅」制度爲主。故增加二五稅已經華府會議肯定，而他們還是七扯八拉儘管延遲推托不開關稅會議。這便是因爲二五附稅一行，中國便要實行裁厘，那時中國商人便可與洋商享同等待遇，商業競爭上洋商必不能再如今日這樣利便了。保存今日這樣的值百抽五制度，一方面則華商既無論進口出口均須在海關完納與洋商所完之同等關納，而出入內地時，復須受遍遍地厘卡底種種敲剝苛斂，合之值百抽五，不啻二三十倍；另一方面則洋商可以因其國所行之保護政策，當其在他本國出口時，並不完稅，或更從而給以津貼；而在中國進口時除了完納一次與華商所納之同等關稅，其餘厘卡盤剝，便可以一個二五子口稅搪塞干淨——且實際上、估價時合正稅子口稅也還完不到百分之五。兩下相比，試問華商如何能與之相競，他們又如何肯放棄這種利便於他們底制度？

在文化上，則他們底侵略尤其厲害。硬頭貨國如曾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王克敏，

梁如浩；漂亮賣國如顧維鈞，王正廷，顏惠慶——哪一個不是他們底雇員？　哪一汪外交人員，不是帝國主義的委員？　現在清華式的教育，方且一天一天地陸續製造出這種賣國的買辦。　最好的反證，便是請大家且看最近各國對於退回庚子賠款的態度。　在先，因爲美國底清華教育策，收到了全體華人頂恩戴德無條件親美的成功，所以各國也都要效法他，想來在中國人心上結那「碩果」。　近來看見我們覺悟了，看見我們對於日本已有不受其文化侵略之宣言了；於是他們便馬上變更了方針——英國便有人提倡以退回的賠款築路，美國也有人提倡以退回的賠款導淮了！　他們欲爲文化的精神的侵略不成，便索性揭開假面而用之經濟的侵略。　至於他們底那另一武器——教會及教會教育，在近年來那就把他們底這種文化侵略之野心，暴露得更其明白了！　上海三育大學校長美國人對學生說：教會學校是沒有國家的，在教會學校的學生是不許愛國的。　廣州聖三一學校學生組織學生會，校長英人說：『未得我同意，敢擅自發起學生會……本校是英國人的學校有英領事在廣州，斷不能徇你們的情，容你們中國人自由』！　廣州聖心中學因要紀念國恥請求放假，校長法人說：『中國命運，已在華會決定，無須你們學生去救了』！　徐州培心中學，福州協和中學，南京明德女學，都爲五七紀念國恥，被各該校的教會洋人所壓迫；現在培心聖心和正在罷課爭持，明德則已有九位女志士因無法抵抗自行退校了。　目下這種教會學校壓迫中國學生的空氣，很是普遍，窺其內幕，似乎他們底總主教或羅馬教皇曾有了勸員令給他們——今後對於中國學生無須委曲求全了！　是的！　中國學生現在已將覺悟了！　中國學生現在已不但反對日本，並且反對一般的帝國主義——尤其是反對英美更加厲害了！　所以僞善的牧師神甫們，從前曾

幫助——鼓勵——我們排日的，現在却不能不來極力壓迫我們了！讀者且不要以爲我們現在已經覺醒，對於他們便可以看輕。他們底勢力還大得很——且還向前發展得凶哩！在他們勢力之下而尚未覺悟的中國人——中國青年，還多得可驚哩！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實況，便是如斯！現在是暑假當口，青年們正復逍閑無事，柳陰之下．竹榻之上，大家不妨把這個「實況」過細咀嚼一下！

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

代英

熱心革命的朋友說，我們對內要打倒壓迫我們的軍閥，對外要打倒侵略我們的帝國主義。是的。我們不打倒軍閥，便不能組織革命的人民的政府，以引導全國的民衆，以反抗帝國主義；同時，我們不打倒帝國主義，便不能滅絕外國的經濟侵略，便不能求本國實業的發展，不能把每個失業的游民變爲農人工人。所以這兩件事必同須時的同樣的加以注意。我們最後的理想，是要把曹錕，吳佩孚，以及將繼他而起的軍閥們，一律滅絕了他；卽刻便進一步，我們要收回關稅主權，要取銷庚子賠款與歷年不正當的借款；要把從鴉片戰爭以來歷年所訂的不平等的條約，一一的撕碎，燒燬；要把租界租借地一律收回；要使旅居的外國人完全受中國的法律取締，要把外國人的商船兵船一律趕出海口去；這樣，我們才還復到我們金甌無缺的大好山河。不過有些人很不相信了。他們說，這是做得到的事麽？軍閥是這樣凶橫，人民是這樣軟弱；外國人是這樣強盛，中國是這樣衰亂；所以一切的這麽革命，不過是口上，或的紙上的空論罷了！哪裏是辦得到的事呢？空論！辦不到的事！這只好對糊塗無志氣的人這樣說罷！未來的事變有誰能知道呢？辛亥以前，那些「

有見識的」「老成持重的」人，誰不說是革命是空論，是辦不到的事呢？　他們說，滿清二百幾十年的鐵桶江山，誰能振撼得動他，革命黨不過自己送死而已。　然而呢？　滿清的二百幾十年的江山，哪裏去了呢？　睜開眼睛看罷！　滿清是已經推倒的了。　他雖然有很多的兵，革命黨雖然沒有一個兵，然而他是已經推倒的了。　誰推倒他的呢？　革命黨的赤誠，鼓動了他自己豢養的兵了，所以他自己的兵起來了，他自己的兵來推倒他自己了，所以他自己便出乎意料以外的——倒了。　既然滿清二百幾十年的江山，像這樣便倒了；爲甚麼這十餘年長成功的軍閥，還以爲很不容易推倒他呢？　軍閥一定是要倒的。　軍閥的倒，一定還是他自己的兵起來推倒他。　怎樣能使他自己的兵起來推倒他呢？　我不勸大家去運動兵來推倒軍閥；運動兵是危險的，而且若專只是靠兵來推倒軍閥，兵亦容易受人利用，而不能完成革命的工作。　兵是有加入革命之可能的。　兵的生活是窮困而枯燥，他們的薪餉是拖欠的，他們的衣履是不完全的，他們的工作是苛苦而單調的，他們通常怨恨他們的官長。　然而單靠他們這樣的怨恨以引導他們去革命，還不是妥當的事。　兵的生活問題，在兵的自身上沒有方法可以改造。　他們必須可以化爲工人農人，必須使他們有工可做，有田可種，而且做工種田比當兵幾倍的有利益，然後這些兵可以釋甲歸田，然後沒有野心家可以利用驅使他們。　所以我們必須要爲一般游民謀做工種田的機會，爲一般農人工人謀他們做工種田的利益，必須做得這一步田地，全國的農人工人乃至于游民都要企望革命，全國的兵亦自然會踴躍的加入革命。　必須做得這一步田地，革命纔可以希望成功。　既然是這樣，我們還不是急於要運動兵，我們最要是急於運動一般農人工人乃至于游民。　我們要使全國的農人工

人乃至游民，都知道革命是解決他們問題的唯一法子，他們要靠着革命滅絕一般刮削搗亂的軍閥，他們要靠着革命取銷一切非法的租稅，他們要靠着革命抗拒一切外國的勢力，使他們的工業農業得着利益。 他們能這樣看清楚他們自身的利害關係，他們自然會祈求革命，禱祝革命。 到了那個時候，我們何必愁軍隊不加入革命呢？ 軍隊的家庭，他的親眷，他的朋友，都是一般祈求禱祝革命的農工游民；到了那時候，兵的父母亦要希望他革命；兵的子女亦要懇求他加入革命；兵到茶館的時候，茶館的堂倌鼓吹他革命；兵到酒館的時候，酒館的掌櫃勸勉他革命。 我們何愁他不加入革命呢？ 軍閥終究是要被推倒的，他要被他自己的兵推倒他。 朋友們！ 努力罷！ 這是一定可能的事呢！ 但是有些人說，縱然軍閥推倒了，要打倒外國的勢力終究是不可能的。 他們說，外國的鎗炮不是十分可怕麼？外國的兵船不是非我們所能抵當麼？ 是的。 這都是千眞萬確的。 然而這並不見得外國的勢力不可以打倒。 我常想一般人對於外國的勢力，是過於恐怖了；他們以爲所謂外國是一個整個的東西，其實決不是這樣。 所以他們怕外國只不過是毫無根據的事情。 我們要知道所謂外國決不是一個整個的東西，他們的少數強國，都是互相仇視的。 英國與法國的猜忌是積久而愈深的，他們對德意見的不同，他們爭競的設置飛行軍，儼然像歐戰以前英德的暗鬥一樣。 法國是要聯合捷克以壓迫德國的，意大利又聯合南斯拉夫以與法國相對抗，這又是歐洲國際間的一幕把戲。 至於美國與日本，許多年便喧傳是免不了一場戰爭的。日本的把持滿洲，使美國無從染指，久已是美人所不快意；他的南進政策，又使美國不能不慮菲利濱之受日人威脅。 對於美國方面，白種人的排斥黃種人，如加尼福民亞洲的移民案

，久爲日人所抗爭，然近來美國終於趁日本大災之後，通過了限制日本移民的法律，使日人大感着難堪，於是日美戰爭越成爲人人意中不久將要實現的事。　我們看罷！　現在所謂外國，既然是這樣的各懷鬼胎，我們在中間儘有自由利用的餘地，我們怕他們做甚麼呢？　土耳其在歐戰後比中國還不如多了，基瑪爾將軍聯法以制英，聯美以制法，終於奪回君士坦丁堡，駸駸然有復興之勢。　現在還留着一樣的機會給與中國人，只要中國人有力量，英國自然要聯我以對法，法國亦自然要聯我以對英，到那時候，我們所爭求的利益，他們還會爭先恐後的送給我們呢？　有些人以爲我們一旦强盛起來了，外國人一定要協以謀我；他們不知道協以謀我，是事實上不易辦到的，倘若外國能協以謀我，早已瓜分我共管我了；惟其因爲他們內部紛歧，互相牽制，所以到現在待我亦不過如此。　我們一旦强盛了，他們更不會有協以謀我的事，他們都會要拉攏我，協以謀對付他們的敵人呢。　但不過靠聯絡一國的外國人，以反對他國的外國人，還不是最好的法子；因爲外交的手段總有時而窮的。　我會用外交的手段來求我的利益，人家亦會用外交的手段來妨害我的利益；因此，所以土耳其用外交手段所得的利益，終究是很有限的。　還有甚麼事可以更保障我們的完全勝利呢？　那便是說，我們應當注意世界的革命勢力了。　我們的錯誤，不但在乎誤認所謂外國是一個整個的東西，而且亦在乎我們誤認所謂英國所謂日本是一個整個的東西。　英國的下面，不是有與英國政府站在反抗地位的愛爾蘭，埃及，印度等地革命的民衆麼？　日本的下面，不是有與日本政府站在反抗地位的臺灣高麗等地革命的民衆麼？　不要想得外國人隨時可以用聯軍來襲擊我們：假使在我們打倒外國勢力的時候，印度人有獨立的革命，英國人還有力量干涉我

們麼？　安南人有獨立的革命，法國人還有力量干涉我們麼？　這樣推之於菲利濱高麗等處的革命，亦要使美國與日本沒有力量干涉我們。　中國是半殖民地的國家。　中國要求恢復獨立，必須與各殖民地的民族聯合的合作，然後可以達到最後的勝利。　我們還應當知道，各國的內部不僅有殖民地的革命民衆，還有一般赤色的進行共產革命的共產黨人。　共產主義在俄國的成功，第三國際對於世界革命的指導，使全世界共產黨人成了一個堅固，步伐一致的，世界革命黨徒。　無論在德國，在波蘭，在法國，在英國，通通立了他的根基，在歐洲第一是德國常在共產革命的潮流中捲着，似乎繼俄國而起的便是他了。　事實既然是這樣，那便連英法本國以內，亦埋伏了革命的種子，不但殖民地有可以與我們相提攜的革命的民衆，便是各強國自己內部的共產革命，亦要使他們的政府像俄國一樣的放棄對我們的侵略政策，我們的獨立的要求，一定會得世界革命的同志所尊重扶助，所以我們的獨立，在世界革命的中間，最可以得着理想的勝利。

「有了志願，便有法子」。　讓我們這樣做上去罷！　讓我們對農人工人等宣傳，讓我們利用各國國際間的爭鬥，讓我們聯絡各殖民地乃到於各國內部的革命黨人，以進行世界的革命，中國靠了這，一定可以回復到完全獨立的地位。

中國的現狀

但一

中國成了一個怎樣的國家呢？　成了一個軍閥橫行的國家，成了一個盜匪遍地的國家，成了一個全國國民顚連困苦似乎沒有救拔希望的國家，總而言之，中國今天實在陷於極悲慘

窮困的境地了。但是，中國眞沒有希望了麼？誰能說這樣的話？我想怕只有無識見的人這樣說罷！我想怕只有無志趣的人這樣說罷！

中國現有的軍隊，據說各省陸軍有一百六十萬人，全國軍費佔歲出百之七十，這是全世界沒有的事。中國的軍隊，是用國家的金錢，爲私人豢養着霸佔地盤，擴張勢力的。全國除了廣東一隅以外，沒有一處的軍隊，不是爲私人利益而受他們的利用。北方的軍閥，自從段祺瑞領導的皖系軍隊覆滅了，張作霖領導的奉系軍隊挫喪了以後，曹錕吳佩孚等遂攫奪了北京的政權，直系的勢力遂日益雄厚。自然，直系的內部亦並不是一致的，曹錕的手下，有他兄弟所領導的保定系，王承斌所領導的天津系，與吳佩孚所領導的洛陽系。洛陽系是最會用武力經營自己地位的：吳佩孚藉鄂人驅逐王占元而佔據湖北，藉豫人驅逐趙倜而佔據河南，更藉臨城案件外人要求撤換田中玉而侵略到山東來。他利用各省軍閥的衝突，及一般武人升官發財的心理，以扶植他自己的力量。他利用劉鎮華經營陝西，利用楊森劉存厚經營四川，利用蔡成勳經營江西，利用孫傳芳經營福建，此外更勾結陳烱明，指揮陸榮廷，以擾亂兩廣；威逼趙恆惕，以屈服湖南；資助袁祖銘，以侵略貴州；他自己虎踞在洛陽，攪擾得全中國雞犬不甯。曹錕原是一個草包——是吳佩孚的傀儡，他爲貪圖做一名遺臭萬年的總統，反把保定舊有的勢力，逐漸落在吳佩孚的手上。王承斌更不是吳佩孚的敵手，他因爲是奉天人，所以吳佩孚藉口防他與張作霖相勾結，把他的兵權奪掉。北京還有一個所謂基督將軍馮玉祥，原來亦曾爲吳佩孚作鷹犬，然而因爲終不是吳佩孚的嫡系，所以現在亦只落得伏處北京，沒有由他發展的希望。北洋系中還有一位新露頭角自命不凡的齊

變元，他自從李純不明不白的飲彈亡身以後，便竊據了江蘇的地盤；他又因為幫助曹錕運動選舉的費用，遂換得了蘇皖贛巡閱使的代銜。 他是自命為熟讀史書，很能揣摹帝王權術之道的：他扶助馬聯甲，遂使安徽成了他的不侵不叛之臣；他又想威逼蔡成勳，把江西拿到手上。 然而畢竟他不是吳佩孚的敵手。 他想使陳調元佔據蚌埠，馬聯甲却不肯答應；他在江西更無法使蔡成勳很乖順的降附過來。 他鈎結陳炯明亦沒有成効；扶助王永泉，却又被洛吳施點小技便被孫傳芳等打得片甲不留了。 他資助海軍杜錫珪，以抵抗洛吳所拉攏的溫樹德的勢力；他扶翼廈門楊樹莊，以抵抗洛吳所拉攏的張毅的勢力；然而處處得不着完全的勝利。 所以北方終究是吳佩孚一個人的天下。 論到反對吳佩孚的人呢？ 張作霖是很切齒於奉直之戰的；然而他的實力，終究不自信能與吳佩孚一決雌雄。 盧永祥是自命矢忠於段祺瑞的，然而他的兵力大約不過江蘇一半的數目，他又是個畏難苟安的角色，而手下重要人物聽說還受了吳佩孚的收買。 此外趙恆惕唐繼堯都曾以聯省自治相號召，然而湖南被吳佩孚以重兵壓境，無形中已成了洛陽的奴隸；雲南僻處邊陲，固可以苟安旦夕，然像他那樣坐而待亡，自然終久也要與別省同歸於盡的。 是甚麼人始終不屈不撓的，與這種混世魔王相奮鬥呢？ 那便只有數孫中山先生了。 孫中山先生為國事奔走，出死入生，今年六十一歲，仍然不懈不倦的，以革命相號召，他這一次在廣州又苦戰了兩年。 然而他因為叛賊陳炯明的阻撓，而且有時亦因為內部不明主義的軍隊受北方賄誘而自相攜貳，遂致歷久而不能成功。 全國的人，或震懾於佩孚的威權，或迷惑於為吳佩孚作走狗者的邪說，不知分別是非，所以對於孫中山先生有時亦不知給以同情的幫助，他們只知道冷嘲熱笑的詛喪國民革

命的前進，而助長北方武人的凶横。他們以爲吳佩孚可以統一中國，以爲統一中國便是中國的好事，所以他們反轉要說革命是搗亂的行爲。假如吳佩孚眞個有力量統一了中國，假如全中國完全在吳佩孚等支配之下，中國便好了麽？我想怕只有瞎了眼睛的人會這樣想能！吳佩孚不是掘了江堤淹死湖北嘉魚數十萬生靈的罪犯麽？吳佩孚不是去年殺工人林祥謙等與律師施洋，今年殺工人許白昊等及律師劉芬的凶手麽？他有甚麽主張可以救中國？

他何曾把中國四萬萬人的利益放在他的眼上？他所擁護的北京政府，不只是英法日美等國的傀儡麽？不是曾經接受辱國的臨城賠款案，李義元事件觀審案，而且最近簽定重大損大的德發債票案的當事人麽？甚麽叫北京政府？老實說，北京政府便是一些凶横的軍閥，與卑汚的官吏議員，朋比爲奸的，以對外則賣國於列强，對內則使吳佩孚等得以窮凶極惡的屠戮剖例全國同胞的一種匪徒的總機關能了！吳佩孚統一中國，北京政府將要比今天更可以有力遣作一切他們所要作的壞事。

我們有甚麽方法使吳佩孚不能統一中國，或者甚至于是吳佩孚的勢力歸於消滅呢？不錯的，吳佩孚的勢力是不能讓他這樣永久的存在的。然而我們在這裏必須改正我們一種錯誤的觀念：必須不要想得吳佩孚是中國唯一的魔星，只要把吳佩孚打倒了中國便一切都會好了。

我們要知道吳佩孚乃至於一切的軍閥，都只是很平常不足齒數的人；他們只是生在這個兵匪衆多的中國，所以能這樣號召軍隊，擁有一部分勢力，以爲非作惡。假令現在沒有這多兵匪供他們利用，爲他們奔走，我相信像吳佩孚那種酸腐，至多好當一個三家村的蒙館教師，曹錕那種草包，只好派他去挑糞罷了。他們倘若要不安分，儘可以把他們扭送到幽

局，到警署去，哪有由他們鬧到今天這個樣子的道理？　但是有了這多兵匪，那便很難說了。　每個蒙館老師有了機會，每個挑糞的人有了機會，都可以變爲曹錕吳佩孚的。　我們以爲打倒了一個曹錕吳佩孚，中國便會有希望，這只是空想而已。　袁世凱死了有段祺瑞，段祺瑞倒了有吳佩孚，這便可知兵匪不能消弭，軍閥的禍是永遠不能消弭的。

要消弭的兵匪，須先明瞭兵匪的來源。　兵匪的來源是甚麼呢？　請看：我們每年還付賠款債務須一萬三四千萬元，每年買入洋貨又超過賣出國貨約五萬萬元，這樣像潮水一樣的把金錢流出國外，我們的國民哪有不窮乏窘困的道理？　而且我們想：每年洋貨多買進五萬萬元，那將每年中國人所用貨物取給於外人的有五萬萬元，那便是外人奪了中國人五萬萬元的生路。　這還得了嗎？　假定每個農人工人在每年中可以做出一百元的工作，五萬萬元便等於五百萬人的工作。　全中國失去了五百萬人的工作，自然便是使五百萬人不能不流爲兵匪。　有了五百萬兵匪，甚麼蒙館老師不可以變吳佩孚？　甚麼挑糞的人不可以變曹錕呢？

怎樣可以消弭這樣多的兵匪？　唯一的法子是要使他們有生路。　要他們有生路，必須一方收回關稅主權，加外貨以重稅使他不能自由流入中國；一方發達機器工業農業，使一切生產品都可以不仰給外國；這樣，中國的兵匪，都可以回頭去做工，他們都可以有工做，而且都可以因做工得着利益。　收回關稅與發展實業，兩件事必須一同辦的：不然，中國的實業，很容易仍舊被外國的實業所壓倒。　我們是後起的國家，我們的資本與技術都敵不過外國人，我們只有將洋貨有自由加稅的權力，纔能保護我們的農人工人，使他們的生產品比洋貨價廉而易銷。　所以我們最要緊是取銷協定關稅每百文抽稅五文的條約，這樣，實業纔得

發展，全國的兵匪總會都安心樂意一變爲工人農人，中國總會有太平的希望！

革命中學生應持的態度

匪•石•

大家都知道中國現在除了革命沒有第二條生路可走。大家都知道中國今後的革命必須建築在民衆的基礎上。大家都知道在目前能負這個使命而且負到民衆間去的，只有我們青年學生。然則我們這些青年學生對於一般民衆究應持一個如何的態度呢？

我們要曉得中國的民衆，在他們底生活上，他們並不是還沒有感覺着革命的必要；而且他們也並不是不能去幹革命。他們目下所差的，只是還沒有了解革命可以予他們生活上以切實的幸福之保證。我們所應從事的，便是在怎麼樣使他們得到這個了解——換句話說，便是怎麼樣使他們信仰他們所望的好生活，只有革命能夠給他。要做成這個功夫，那就須把革命弄得處處都在他們底生活上去着想。我們革命，要是爲他們而革命。革命的中心，要是民衆所眞正需要的東西。從前一般革命黨，都只以自己爲中心，所有的革命運動，都只是在那里發洩他們那智識階級的不平。他們疇昔抽象地引了許多學說，論那什麼憲法，民權，共和，實際上一點兒不與一般民衆底生活發生關係。所以他們就從興中會時代一直鬧到最近的國民黨改組以前，總不能在民衆中間得到眞實的地盤；所以他們底革命，革來革去總還是個不成功，而反惹得人民嫌惡。人民所需要的，只是『和平與麵包』；眞的革命，只是個『胃的問題』。我們今後應該切實地攢入民衆間去，研究他們底實際痛苦是些什麼？他們所希望的何在？什麼東西，才是他們所以感覺着必需革命的？代英說：『倘若我們能有一個切實的方法——可以馬上把一切物價低減下來的——提供於民衆之前，以爲

革命的保證，則民衆之樂於革命，勇於進前，當較我們過之百倍』。 並云：『民衆所望的只是這一類生活上的切實東西，他們所以至今還眼巴巴地希望着「眞命天子」那個奇蹟，也無非是爲了它可以給他們以馬上可以兌現的好的生活」！ 這話，實在是一個「中國底革命哲學」之結論。 我們倘若每個人——每個做革命的酵母的青年，都集注精神於這個態度上，切切實實一步一步地做去——一面爲學校中的青年運動，以吸合更多的同此見解之同志；一面爲農工運動，去使一般民衆肯定他們底命運與革命的必然關係；則中國的革命，實在只是個有把握的十年八年便可成功的事。 中外古今的歷史都曾教訓過我們，哪一個時代，哪一個民族，哪一個國家的革命不是這樣地起於人民底實際要求，不是這樣地成功於人民底生活迫切？

我們只抱着這個原則好了！ 無論在校內校外，我們只少發些抽象的哲理高論；多注重於具體的實際問題便得。 自然關於社會改革之學理的方面，我們還是不可便爾丟去——但我們總當一反從前那種不問那爲革命之中心的人民如何茫然，如何勿需，而只唱自己的二簧的態度。 我們現在應該去順着民衆唱那爲他們所能領會的小調了！ 『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這句話雖未免有些人覺得不滿。 然而我們從一種的主義上去切實的研究民衆——研究現實，總是應該的。 現在國民黨底三民主義，在它底政綱中是業已具體地表示着了！

民族，民權，民生，是我們從事於革命的立脚點；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整理耕地，改良農村組織，那更是針對人民需要的實際問題。 站在這樣的一個國民革命的三民主義旗子之下，認定了這樣的一些社會問題，去切實地以民衆爲中心，對於民衆表示着「我是爲他們而革命」，爲且還叫他們知道他們自己亦只是爲自己而革命——我不是一個革命的知識者，我只是一個革命的「你們民衆底僕人」；這便是我們革命中青年在今日所應持的唯一態度！